

回天乏术

盈盈说完就走了，还埋怨我害她口干舌燥。

我问她怎知的这么详细，她说出嫁前姐姐悉数告知的，说总不能替姐姐去嫁了这一遭却连前应后果也不知。听了这百转千回的故事，盈盈确实也更坚定了一定要替姐姐除掉我的信念。

她走之后我还跟小夏感慨。

「这比我跟宋太医惨啊，是不？」

「小姐，人家要除掉你。」

「是不是比我惨。」

「人家要除掉你！」

「惨不惨！！」

「惨.....」

「小夏，这次我赢了。」

「人家要除掉你。」

「知道啦！！！！」

之后几日风平浪静，盈盈偶尔来探望，我们探讨一下谁家的蜜饯好吃，哪家胭脂红润。小夏一直对我这种热情好客，嗤之以鼻。

可我却觉得，想要我命的人多了，这样明着坏的我反倒心安，盈盈是那种给我一刀之前会告诉我自己先消消毒的人，所以就等着她通知就好了。

我的病也渐渐的好了，只是这几日太子回来的愈发的晚，经常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我估计又是纤纤有了什么事，他不说我也不想问，问了反而自找麻烦。

而这一日盈盈又带了一包话梅，一边说她小时候掉水池里吃了一嘴的泥一边把一整包都吃光了，美名其曰给我带一包话梅尝尝。

临了走的时候说，两天后是她自己的生辰，希望我跟太子一起陪她过个生日。她说已经跟太子说过了，太子同意了。并不操办，只从荟春楼叫个大厨做几道菜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即可。

我想了想，我们这虽然是泡沫姐妹，但她除了要杀我以外，也没什么不好，人也算可爱。

「你要在吃饭的时候把我杀掉吗？」

「不杀，你生孩子前都不杀。」

「啊，那行，我过去。要给你带礼物吗？」

「不用了，柳家很有钱的，你家好像没什么钱的样子。」

「没想到你还挺懂事，那太好了，你提前叫个人来通报我一声，我准时到。」

到了日子，小夏替我梳洗打扮了一番，我叫她给我打扮清淡些，别抢了盈盈风头。

小夏翻了老大一个白眼，手重的把我头发都拽掉几根，这个死丫头。

去了以后发现太子已经到了，盈盈忙里忙外的布置她的房间，我发现这屋里原本素色的纱帐，都换成红色和粉色，摆了许多鲜花，空气里飘散着一股淡淡的香味，不像是花香，但我也没闻过这味道，只当是盈盈布置的香薰一类的东西。

吃饭的时候盈盈格外的活跃，一会给我夹菜，一会给太子敬酒，几番下来以后，我开始渐渐有了醉意。

盈盈还给周围的下人们赏了好些的菜，小夏这丫头本来装的矜持的很，后来看大家吃的都很欢快，也跟着大家吃了起来。

我看天色不早了，便想着这个生日宴也该散场了，便想着先回去睡了，她若没尽兴便叫太子陪着算了。

「盈盈，我醉了也有点倦了，我先回房休息了，你们继续。」我说完便拍了拍脸，找找小夏这个死丫头吃哪去了。

「安姐姐别急啊，你等着我，我还准备了一份大菜等着给你们一个惊喜，我这就去拿来。」这丫头倒是没醉的样子，还精神的很，说完就急匆匆的跑出去了。

我身子开始越来越疲倦，甚至不知为何还有些阵阵的发热。有了上次醉酒的经历，我只当是喝多了酒，也许是菜吃撑了？

勉强撑起身来，环顾四周，这诺大个屋内不知何时竟一个服侍的人也没有了，盈盈出去，便只余我跟太子两个人。

我瞧着太子面色红润，双眼微闭的样子。心想一个大男人的酒量也不怎么样嘛，在心里还好好嘲讽了他一会。

想着怎么这么久了盈盈这丫头还没回来，想起身唤个人去看看，回头却发现身后的门却关了？

门刚才关了吗？

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推了推太子，太子也是有些困顿的样子，揉了揉眼睛。

「盈盈怎么还没回来？要不要去看看？」

他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，猛的站起身，走到门边试探的推了一下，竟没推开。

我这才开始慌了神，中计了。

我忙站起身去推房门，一边推一边拍。

「来人啊！来人啊！」

身子却愈发觉得绵软无力，从丹田升起一股子燥热，气血翻涌不止。

我想着以太子的功力，踹开一道房门怕不是难事，便想叫他想想办法。

回头一看，他看着我，神色恍惚。一边使劲的拍脑袋，表情一会疑惑一会慌张。

我见他这样也慌了神，我们俩怕是都中了药。

想着继续拍门叫人，希望小夏听到求救把我们放出去，再不去怕是要出事了。

「安姐姐，你别拍了。我在饭菜里下了蒙汗药，不多，够你的丫鬟下人睡一晚了。」

「你要干什么！」

身体愈发的火热，甚至有一股子奇怪的欲望，我扯着领子希望散些热量，心里越来越慌。太子的情况也越来越奇怪，直勾勾的看着我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

「安姐姐，对不住了。我姐姐这些日子，病情忽又加重了。本想直接弄死你，却怕被察觉出些纰漏连累到姐姐反而弄巧成拙耽误时间，我姐姐等不及再迎一个别的什么人进门了。只能让你尽快的生个孩子，可你与太子却迟迟不肯圆房。太子心软，不忍伤害你，可我姐姐的命却是危在旦夕。」

原来太子这些时日一副折磨的样子，是在考虑这件事。虽说我早有心理准备，这一步怕是躲不过。可心里始终期待着清秋不会在这步之前弄来假死的丹药，没想到这一天来的如此快。

「安姐姐，你也别想着一死了之，你若在产子前自杀，延误了姐姐的病情，我兄长定会叫你全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。听闻你有一个妹妹，爹爹还在兄长手下，你最好替他们多着想些。」

她语气顿了顿，微微的叹了口气。

「人生哪有尽如人意呢，不光是你，我与姐姐走到这一步，也不再由得自己说的算了。姐姐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她若不嫁，下半生若不积郁早逝，也是颜面尽失，爹娘也无颜于世啊。安姐姐，你若愿意听话，兄长会保你爹娘弟妹平安富贵，我也会给你求情，事成之后放你一条生路。你好好想想罢。」

「你这么明目张胆的说，不怕太子听见吗？他启是任由你摆弄的木偶，你不怕他动怒吗？」

「我给太子下的幻云散，他现在只怕是身处幻象之中，耳目闭塞，只把你当成姐姐了罢。」

「你太卑鄙。」

「我还下了春梦散，卧房里点了迷魂香，他武功高强，我怕一味药控不住他。」

「你不怕他明日怪罪于你？」

「杀了我也无妨，姐姐时日无多，禁不起一拖再拖，怀孕生子本就需要时日，再不抓紧，她香消玉殒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对不住了，安姐姐。事成以后，若是哥哥想要你性命，你若不

甘，我便拿走这条命陪你上路与你做伴。今日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开门，希望你也为家人想想。」

她说完便走开了，想是对药效十分的有把握，怕待在门外尴尬吧。

我的身子开始越来越热，连意识都有些模糊。我想在有意识前尽量离太子远着，盈盈给太子下的剂量应该远大于我，因为我瞧着太子这会已经完全失去神志了。甚至已经开始开始望着我，喊纤纤。

我强撑着身子，去屋子的另一边。想抓些什么东西防身，却实在没有力气。可我瞧着太子的身体却无恙，只是神志不清了。

看着这丫头还分别给我们下的不同的药，我是四肢疲软意识微弱，太子是陷入幻境完全感知不到外界，但是我们俩都有共同的一味药，就是那春梦散，俗称，春药。呵，她小小年纪，哪来这么缜密的心思，只怕是家里有人指使。否则她一刚出闺阁的小女儿，哪里能想到下春药这样下作的手段。甚至还有幻云散这样千金难求的奇药，这药会配合其他的药产生不同的效果。配合惊惧丹便是恐怖场景，配合安魂丹便是舒缓的幻想，那配合春药，不用多提了。

香艳自是不必提，太子的春梦，估计就是柳纤纤了。

身体很难再做出什么动作了，连抬胳膊都需拼尽力气。

我看见太子直勾勾的向着我走开，喊着纤纤，我心想怕是逃不过了。他将我一把横抱起置于床上，开始解我的衣衫。

我想抗拒却只能把手轻轻的放在他的胸膛上而已，我轻声的唤他，希望他还保留些神识。

「太子，你看看我是谁。」

他似有有一瞬间的愣神，可也只是一瞬而已，手上动作却未停。等我未着寸缕时，我知回天乏术了。最后的意识也开始飘散。

恍惚间，好像听见他唤了一声灵犀，不知是否是幻觉。

第二天等我醒转过来，已经是躺在我自己房间的床上了。屋里阳光正盛，已是正午。阳光洒在脸上，我一时有些恍惚，仿佛还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微微一动，浑身的酸痛，和下身传来一阵阵的疼，一下使我的意识清晰的回到昨晚。

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什么伤痛，或者什么些旁的感觉，我只是在想以后该怎么办。既然已经嫁作人妇，贞洁什么的在不在，也没什么重要的了。我只关心我的爹娘，我还是要想一个万全之策，先保住家人。

若真的怀孕了，又该如何。这孩子，生还是不生，若真的生下来，我怕是也难逃一死。不仅如此，孩子的安危可如何是好。柳家能放过我的孩子吗？若是女孩还好，若是儿子，那就是下一任储君不二的人选，柳家容得下他吗。失身有什么要紧，我这条命丢了都不算可惜，更别提这所谓的贞洁。只是牵扯的这我的骨肉至亲的性命，定要想个万全之策保全才是。

我想的出神，没在意旁边有些什么人。

「你醒了？」

太子的声音从脚下传来。

「嗯。」

半晌无言。

「柳盈盈被我杖责二十，关一个月禁闭。」

「嗯」。

「你还好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我没听到小夏的声音，有些忧心。

「小夏呢？」

「我只跟她讲你喝多了染了风寒昏睡不醒，她守了你一天一夜，我打发她去睡了。」

「嗯，也好。她若知发生了什么，只怕自责到一头撞死。」

「对不起。」

「你会护住我的孩子吗？」

「若你有了身孕，我会竭尽全力护你跟孩子周全。」

「不必护我，你能护住孩子就够了。」

「你和孩子都会无恙。」

「我要你拿性命护它，你能做到吗？」

「我能。」

「可我却并不信你。」

「我绝非无情无义之人，灵犀，我虽辜负你良多，但我从今以后，不会再负你。你跟纤纤，从此以后都会是我抵命相守的人，我欠你们的，都会还，你信我。」

「你若觉得亏欠，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。」

「你说。」

「护住我家人，护住孩子，我这条命，谁要都可以拿去，别动他们，你护住他们，否则我死了，也会变成魂魄纠缠你跟柳纤纤，叫你们永世不得安生。」

「你不会死的，他们也不会。」

「我倦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」

「我不走。」

「随你的便。」

因我的加入完全改动了安灵犀这个人物走向，因为我也完全不知剧情走向如何，而且不知为何，我前世的事都恍若一场梦般，遥远而模糊只记得零星的片段。很多时刻我都觉得，我就是安灵犀，这才是我的一生，那一世才是梦境。

无论如何，眼下的局面，我都再无心考虑儿女私情。以眼下的身份，我再无脸面对清秋，更别提再有求于他。家人性命握于他人手中，我一死了之轻松，只怕全家性命不保。我若真的有了身孕，诞下孩子，也只怕难逃一死，孩子也恐有性命之忧。到底该如何，该如何。

眼下只能静观其变，若清秋能寻得丹药，我便在柳家达成目的后，假死脱身。若寻不得，只能待柳纤纤入门以后，将孩子偷运出去，我一死了之，做一个母子二人皆丧命的假象。这样便能护住孩子，也护住家人。我总归已经是亡魂一缕，这命又有什么值钱的。

至于太子的心意如何，与我何干。他的心动一场，却系上我全家性命，赔了我半生幸福。身居高位却意气用事，只顾着儿女情长，害人害己。

现下只盼着，天降流星，就那么巧合而幸运的，砸死我吧。

歇了几天，我才完全恢复好，小夏只当我身体骨弱，我也并没有告诉她实情。恢复好了一切如常，好似什么都没变。

近几日太子对我格外的关切，夜夜回房陪着我睡，进宫里上课往返都会给我带些吃的玩的。小夏还当太子转性，对太子的态度都洋溢了许多。我还是照往日里一样的与他相处，不是几岁

的孩子了，爱恨都要大声的嚷嚷出来，使性子耍脾气实在非我的行事作风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